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八九期 ——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7f)

【史海钩沉】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下）	徐海亮
【血雨腥风】文革期间发生在武汉的三大血案简述	彭祖龙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海钩沉】

### 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下）

• 徐海亮 •

#### ◆ 军区大院批斗王力、全市游行

上午，武汉三镇陆续集结了上千军车、备战车 and 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在反复播放《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播放起《造反有理》等语录歌曲。军区大院早已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随意进进出出。在军区大门，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有人与军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在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

武汉测绘学院竟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九时，王力被汉阳区的“百万雄师”围在军区二号楼3楼46房，军人和群众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一个人拿起话筒和纸条，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

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众乱。牛怀龙师长忙喊“静一下，好录音”！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声震天。“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陪同王力，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到四楼楼梯边的阳台示众；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王力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说明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就群众要求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并面对愤怒的军民表态：“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等等……。

钟汉华在宾馆销毁军区业已印刷好的检查公告后，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叶明、孔庆德让8199部队将王力从“百万雄师”手中解脱出来。

面对事态，钟汉华、叶明急得哭啼制止，然而无效。钟甚至向群众作揖、磕头劝阻，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有“百万雄师”指责他磕头作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

10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8216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在这个过程中，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心脏病发作，被军人将他背走。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与群众相持，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8199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8201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解放军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独立师战士的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张政委奉军区之命，劝说群众不要纠缠王力，总理让他们派代表去北京谈判；在场一个头头拍桌子大喝一声：“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把这个不知情的师政委吓

了一跳，专去问躺在办公室的钟汉华，钟得闻此情，急的说不出话来，流下了眼泪。

午后，孔庆德副司令指挥，军区警卫营将钟汉华从人群里救出。三点左右，孔与揪斗王力的头头达成临时协议，让王力吃饭，休息了再说；8201一位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

孔庆德命29师政委，调87团四连、六连和师侦察连、军区警卫营相互配合，巧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进入8199驻地。四号楼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战士发现王力脱身，气的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呼啸去追。

以8201部队名义印制散发的“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呼吁》顶头用的是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由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百万雄师”还抛出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按：指已退休的副省长）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上午，“园艺军”头头雷荣从军区大院回到东湖的集结地，得意地宣称：“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 ◆ 谣言四传和武装扫荡

非常事件的发生往往依赖政治谣言，蛊惑欺骗民众。几天里，一些谣言迅速散布全武汉：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今天，章迪杰先生承认〔33〕：“‘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在独立师里，参谋长郝文德又奉命在部队继续传达这些谣传，甚至翻印一些传单。

在震耳欲聋的消防车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巨大声浪下，连日来部分游行的“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扫荡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等十余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200余人。在游行的街道和其他地方，马路边和单位里的普通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蛮横毒打、抓走，怕事的人纷纷躲避。“百万雄师”从20日凌晨2时开始对武钢围攻，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33街坊的新一冶、业余大学、一冶一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见人就捆，抓捕100多人。

大批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乘车船疏散离开武汉，人们同车同船，竟面面相觑，不敢言谈！

坚持和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人，一直把武汉“七二零事件”，看成所谓“抵制林彪、‘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的盛大节日；而被公开扫荡、镇压的革命造反派群众和武汉市民，则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白色恐怖，是一次政治事变。

#### ◇ 中央对于事件的反应

8341的卫队长今天回忆说：群众在宾馆闹事，把中央警卫团紧张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他们与“百万雄师”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中队长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8341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34〕

毛泽东得知消息，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军区放人，负责把挟持走的王力找回来。

谢富治要“北航红旗”的井岗山同学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群众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的。一些院校造反派总部传达此精神，要求坚信党中央，命令不得启动已在17号封存的长矛、匕首。在声势浩大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武装示威和扫荡下，武汉造反派没有招架之力，集聚东湖一带学校区的造反派，在总指挥部、夏帮银等领导下，纷纷商议落实指示和最后的防守抵抗，其他地方零散的工人、学生，就走为上策了。

在北京，早晨传来武汉消息，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后来还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事态，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林、江写信给毛，要毛转移；周总理亲自作军事部署，并立即赶回武汉，劝毛转移。会上确定海军在汉舰只水兵上岸行动，空15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由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后，江青也签了名，再由邱会作亲自带着飞抵武汉，交毛泽东；邱到达汉口后，过不了江，信件于次日晨才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上，面交毛泽东。

听说总理要来武汉，有百余8201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8201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空军问“我

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

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居然还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

周恩来于四时前起飞离开北京，40多分钟后，机长报告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人群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的山坡机场。到达山坡后，周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联系已在汉口机场的邱会作（离北京前，周命令邱带上电台和医生，做了最坏的准备）；刘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周恩来再飞王家墩，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周恩来抵达东湖后，立即与毛泽东商议转飞上海，并指挥安排转移、飞行等安全事宜。

空15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到汉口。深夜2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空小车转移到汉口机场。21日上午，毛泽东一行乘飞机飞上海。

周恩来安排毛离开东湖以后，鉴于陈再道严重失职的言论和行径，临时对他采取了措施，指定孔庆德、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并要求军区找回王力。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气愤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21日，周亲自组织平息事端，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分别与海军、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周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再道怨气不消，仍然表示无能为力；周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叶），控制局势。

周和三军领导调动部队，空15军一支支在武汉周围的部队，开始迅速调派入城。此间，周总理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人，到黎明前，仍无王力消息。早上，总理决定要刘丰去找到王力。刘带领空军司令部王惠民、叶锡洪出车去8199部队；的确，王力就在29师。于是，29师七连在张绪师长和解参谋长率领下，全副武装掩护，刘丰、王力等坐司机郭景元的小车，穿科学院、武汉大学间，经街道口，转移到武汉空军司令部。

刘丰去东湖向周、谢汇报。周当即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司的北京来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在山坡机场汇合。22日凌晨5点，载有中央来人的专机从山坡飞到王家墩机场；周恩来马上召集军区、空军，和8199负责人开会，部署和调动部队，稳定武汉局势。8点多，周通知在上海的杨成武“我们都到了”；说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后再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还建议，他回北京后把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毛泽东作了许多考虑，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武汉）好”。周恩来在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开会，明确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同时决定派空15军进驻造反派群众集聚的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学校和武钢。

当晚，支左的空15军部队迅速抵达几个预定位置，开始控制市内制高点。

22日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京。周恩来临行前，还专门督促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高天堂等三人。周恩来先行降落北京，于机场主持欢迎中央代表胜利回到北京的仪式。

深夜，持折叠式冲锋枪的百余空降兵战士进驻红水院，另有部队进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等院校，宣称是接受中央命令前来支持造反派、保护造反派。留守这些学校的学生、工人潸然泪下，热情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21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武汉市民眼见舰队海军指战员上街用摄像机拍下市内武装游行与混乱场面。

造反派在街头贴出大标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但联系到历史上的“西安事变”，议论“这不是兵变吗”？

周恩来临赴武汉前夕，又亲命中央文革记者站派5名记者赶赴武汉调查事件，张春亭等去军区，郭昌琦、张广友于21日深入水院和武大调查，并向北京紧急反映了造反派的处境与要求。张春亭等在空军帮助下转移到部队安全处所，到军区和部队开展工作。

#### ◇ “武汉事件”的持续和平息

20日当晚，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的会议，拟出一个十分具体的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21日上午，“百万雄师”在3506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还进入蔡炳臣办公室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独立师干部揭发（35）：次日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和蔡政委到六团某连，有的战士问周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一我们8201为核心。

独立师干部揭发（36）：21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探问对事件的看法，当大家就已经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

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深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个决定，强调“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针对干部的怀疑，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

连日来，“百万雄师”继续在全市游行，22日全市“百万雄师”出动车辆约1500辆。

#### ◇ 形势的急速转折

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部分“百万雄师”汽车的游行还在持续，但不少群众已对他们宣扬的舆论产生怀疑，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

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广播王力等回到北京的消息，秘密制订计划，甚至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吹嘘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百万雄师”头头还召开会议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

但是迫于形势突变，这些空口的计划没有实现；为扭转被动局面，24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呼喊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算是对“七二零事件”的一种变相、权宜的表态；同时坚持呼喊“踏平王总，镇压反革命”。

就24日的变化情势，海外研究者王绍光先生曾经指出：“百万雄师”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但大多数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明天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

22日夜，周恩来与林彪商议，下半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并代中央起草电报，召武汉部队和市人武部领导到京。

23凌晨，陈、钟一行飞抵北京，在京西宾馆受到三军“无革派”冲击。三军“无革派”并在大街刷出反对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

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各联络分站，分头组织开会，商讨局势和对策。

8199部队从“百万雄师”手里解救出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

测绘学院、武汉大学“钢二司”与“三司革联”学生，分别造反查抄了位于该校的“三司”总部。由于“三司”总部在事件中公开表态支持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行径，一些学校“三司”单位参加示威游行，该群众组织在中央表态以后顿时自动解散消亡。

#### ◇ 全国声讨事件

24日，还有18车“百万雄师”包围体育学院大楼，驻测绘学院和华中工学院的战士前去制止武斗；次日凌晨5时，“百万雄师”出动38辆卡车、3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攻打体院，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一名参加围攻的体院学生头头被小口径步枪击毙。同时数十辆车包围测绘学院，直到25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连续两日来，一支又一支的空15军的队伍开进武汉市，宣布支持革命造反派，谴责8201部队的行为，并接管独立师所控制的战略要地，后者则接受换防，离开市区集中整训。驻东湖宾馆的8201战士，痛哭失声；按命令于8月1日将防务移交15军部队，离开武汉市，留下了枪支。必须指出，所有部队的交接、换防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25日全天，武汉部队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游行群众看见蛇山下孔明灯处有8201战士横枪低头“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请罪”，也感到这些战士受委屈了。联想起前些日游行的指战员丢解放军脸的举止，都说这些镜头是在电影里演反派才见过的，把解放军糟蹋了。市直造反派“人民勤务员”的头头魏绳武说：“看到8201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

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和外地来汉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3万余人，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集会，愤怒声讨陈再道和“七二零事件”。

在北京这边，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出席。北航的井岗山同学在会上代表北京学生讲话。林彪对蒯大富、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王力也默示蒯大富，去追在北京的“事件后台”。

25日，周恩来为次日召开的中常委扩大会召集预备会；并接见河南的军队干部，讲述武汉情况和问题实质。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碰见“湖北日报”的一个在京记者刘某（按：周原来认识）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 ◇ 中共中央处理事件和武汉的变化

也在25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零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

“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代拟的复电称：“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



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37〕

武汉部队草拟《公告》，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会上批判了陈再道，周恩来主持会议，说“七二零事件”是“叛逆行为”；听到常委会开始的这一宣判，对自己命运已有思想准备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也几乎当场瘫倒在地。谢富治则说“七二零事件”是陈再道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会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一些秘书批斗、殴打了陈再道。

武汉造反派连日游行声讨陈再道，8201与“百万雄师”。大幅标语与漫画显示：武汉的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游行人们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在武汉传达。称“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

中央继续召开揭批陈再道会议，连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连续报道全国各地群众和部队上街游行，谴责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行径，表示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武汉群众议论，中央通过对武汉事件的反映报道，集中地点名支持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确认的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

也在27日这天，8201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40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高音喇叭真诚喊出“8201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事后，8201部队被调出武汉市整训，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零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当时8201全师共有官兵九千余人，在武汉市驻有师直机关和4个团。

晚上，陈伯达和谢富治等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钢二司”一号负责人杨道远、“新华工”的“红色造反团”负责人聂年生讲话，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的毛远耀（测绘学院第一书记）参加接见。

也是27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最后解体。总部告诫各分部头头及活动分子：一

旦造反派得势，他们必定会对保守派进行报复，因此，“百万雄师”成员有必要暂时离开武汉。因此，有许多人跑回老家的亲朋好友家避难。月底，7、8个“百万雄师”主要头头去“新华工”，想与造反派谈判下台阶，“新华工”负责人把公安局造反组织“公安联司”的人通知来，把他们全抓了起来。

“百万雄师”中的骨干人员和武斗分子害怕造反派报复，撤至郊区、东西湖，再逃避到地县。其他一般人员即回单位，向得胜回来的造反派认错“投降”了。

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并决定：

“武汉由15军或2个师（指44、45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原梅岭、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飞机场到梅岭的通道要15军部队或29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38〕

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红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红旗》第12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发表。

毛泽东指示：宣布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的任命，对陈、钟的宣布（按指免职）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44师、45师、29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清晨，周恩来电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上午9时，周恩来在钓鱼台5号楼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旋即接见刚刚赶到北京的曾思玉（和已在北京的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连日来，“两报一刊”和新华社通过各种媒介，集中报道全国军民支持武汉问题解决，并对全国的群众组织，作了革命或“保守”的倾向性表态。

#### ◇ 武汉造反派的愿望和呼吁

此日，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布重要的《紧急通告》提出：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

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的指示，为了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特发出紧急通告如下：

一、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节约闹革命”的模范。

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担负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谩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斗争矛头狠狠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 and “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把“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严格区别开来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热情地欢迎“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迅速猛醒，起来造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六、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不再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卖力，改邪归正，我们同样给予出路。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 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抗争的矛头实质指向毛泽东与中央

40年过去了。

“七二零事件”的抵制和抗争行动，单纯是针对王力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吗？是“武汉军民反对林彪、江青”吗？从事实和问题的实质看，当然不是。在街上，有人针对说“百万雄师”受蒙蔽闹事，回答说：“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如果说街头上激愤的群众语言不足为凭，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交谈总还是理性思考的。市监委一个张姓副处长说：“毛主席受了蒙蔽，现在有人怀疑林彪和周总理有问题”；组织部韩姓处长说：“他（按：指毛泽东）还在稳坐钓鱼台哩”！农委书记冀某说：“中央现在已被几个笔杆子控制了”；李某说：“揪王力当然是大快人心，但问题不要想的那么简单。据辛甫（按：市委书记）说，‘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这一套是谢富治讲的，那就不是王力个人的意见，说明中央文革对武汉问题有框框”。

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在20日15点左右被抓进8201师部，有人问“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显然，在独立师的这个科长看来，周总理与中央文革完全“他妈的”是一回事。蔡炳臣政委进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

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有针对性地追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按：指总理讲话稿和其他关于处理问题的文件）？”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还追问“那个人呢！”“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想“这不是造反了吗”？接着独立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又盘问张，指责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他在游街时，车上军人指责批判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古、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对抗情绪十分激烈。

8201部分干部的一些认识与心态的矛头所指，显然并不只是王力具体的个人，实质是针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有人已经明显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不满。当时，“百万雄师”的头头明明知道他们的斗争矛头业已指向中共中央。批斗王力时，军区叶明副政委要29师张政委让揪斗王力的头头放了王，并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现场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说“百万雄师”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他们只是反对王力，是抵制所谓“四人帮”。实际上绝不是如此。事后，周恩来对河南的部队干部讲“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并非一时的气愤之言。“七二零事件”中军民的反弹言行，实际针对的就是周恩来代表中央的讲话精神，这正是毛泽东在武汉亲自制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根本原则。

今天，“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也承认当时明知毛泽东就在武汉，还要这样做：“我们实际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39）为回顾历史真相，重访“百万雄师”主要头头（40），俞文斌仍然坚持认为：“‘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我认为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七·二零’事件是毛泽东搞的，江青后来又把这件事推给林彪，林彪是听他们指挥的。毛是罪魁祸首，帐要记在毛泽东身上”。

看来，他并非想在当今批判文革的浪潮里赶出风头。这位历史的当事人，对于事实和实质的认识，比我们好些“研究历史”的御用文人，要直白和坦荡得多！

8201部队在直接触发“武汉事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至今“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还在埋怨他们把事情弄糟了。从层面上看，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原来是地方公安部队，习惯于按照传统思维定式看文化革命，将造党政秩序反的群众看成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牛鬼蛇神”，而他们的认识又始终得到军区主要领导的支持；在支左中，8201的一些干部参与“百万雄师”的组织领导工作，甚至一些干部参与、组织了6月的一系列大型武斗，他们把部队的观点和命运与“百万雄师”结合在一起了。8201部队深陷武汉和军区的文革政治纠葛。他们在“武汉事件”中的作为，严重违反了当时的党纪和军纪，也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基本规矩和原则。独立师支持武装镇压群众，伙同“百万雄师”暴力冲击武汉军区、（中共中央领导人下榻）宾馆的行为，违背了现代政治学准则和法制、法理，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问题是40年之后，我们是沉重地全面总结教训，还是掩盖史实，甚至宏扬其精神？

鉴于事件发生在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情况纷繁、复杂，其后又有深沉的历史背景，中共中央当年并没有把问题看得过重，毛泽东并没有把事件定性为“兵变”，对于陈、钟等人宽大处理；独立师的一些团队，后来编入17军建制，一些干部，提前转业到地方工作。

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没有估计到：就在他总结讲话、在他带领陈、钟去见毛泽东

后几个小时，军区领导就擅自同意了在独立师上下传达讲话要点；没有估计到他刚刚离开武汉，王力就在没有做通军区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热情洋溢地在造反群众中显示了中央对他们一派的支持；更没有估计到他总结讲话后刚刚一天，就会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毛泽东就在东湖的秘密，要他们去宣示怀疑文化革命的愿望；甚至有人故意造谣生事，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去火中取栗。由文革的这层“败事有余”的领导干部的思维、行为模式，直接释放、催化了各派群众的行动力量。

诚然，在文革发展的关键时刻爆发这一事件，有更为宏观和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是我们全党、全民、全军的一个共同的历史教训，事件之后运动的变化和转折，超越了事件的本身意义，科学地全面认识和分析研究，业已超出记录武汉文革史实的篇幅。

注释：

1. 《杨成武将军自述》，268—26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70—17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
2.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68、39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3. 按：已向原中央文革小组当事人王广宇、何天琦和戚本禹证实，2005年6月、10月，2007年3月。
4.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P50—5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5. 《毛泽东传》（1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6. 《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73—1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
7. 《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199（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陈司令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他的确拍桌子对总理意见不通，此情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消息也很快传回北京，得知武汉出现变异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顶撞总理是在16、18日。后来在中央办的湖北省军队干部学习班批判斗争陈再道，在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还揭发指责陈顶撞总理、拍桌子。15军军长方铭后来也与群众回忆起当时的冲突，陈说怕群众不依，军队和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周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
8.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202，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9. 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中国老年”1—5期。
10. 俞文斌，“百万雄师”常委，一号头头；1978年“720事件”平反后，曾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外经委副主任、武汉市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主任。2005年11月29日采访。
11.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宣传部、红水院宣传部编辑印行，1967年8月。
12. 按：指15日到18日四次。
13. 按：有反复的是黔、黑、晋、鲁，这里的“邻近”是四川。
14. 按：总理一方面认真处理各省问题，一方面也充分估计到按当时处理文革纷争的认识和方法，会有反复；不过讲的反复，还是干部和群众的局部性认识反复，还不是出现剧烈冲突和大规模抵制中央。
15. 这里批评任意解散群众组织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应当与中央汇报和知会、请示和批准；不过中央也未太当回事，认为对群众的问题出现随意处置，对文革开展有激进思潮和守旧思潮，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16. 认为“百”的产生发展，军区指导思想和倾向有问题。
17. 按：军区一直追索一个虚幻的口实，指责“工人总部”死保公认了的走资派王任重，犯了错误。在当时的汇报中，还将其作为主要理由，反对工人总部翻案。
18. （下答：抓办搞的）按：根据陈再道的检查内容，周恩来还有一段话未记录下来，周说：

“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19．周这里全面概括了他介入武汉问题以来，社会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他对武汉局势变化和激化心里有数，将问题归咎于军区。但这里也明显地把“百万雄师”看成犯错误、对激化冲突有主要责任的群众组织。

20．周恩来这里说明了，从军区一开始去组织批判群众的一个声明入手，抓人，几个环节几个问题处理得不好，造反派群众有气，就要打倒陈司令，抓武老谭；而同时中央处理河南问题对武汉有影响，这都是实际情况。

21．按：总理讲了一个原则，也是当时各地很难做到的；这里周还高姿态承担责任。周说的“指名”还不是指武汉，而大概是指湖南“湘江风雷”处理，王力在当晚就当众人的面接毛泽东的话，说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周这里说湖南影响湖北，也是做自我批评，给湖北问题下台阶。

22．按：7月18、19日，军区的当务之急是着手总理要求的这个工作；陈、钟由于思想不通，没能也不可能把握总理的教育转化要求与机会。

23．按：这条是引导群众组织，要自己区分言行的正确与错误，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也是批评了造反派对军队的态度。

24．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260，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25．钟汉华的检查（1967年12月1日，中央举办的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河南省军区干部集训班）。

26．武汉军区秘书科揭发，辑于辑于《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27．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28．采访“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俞亲自披露，2005年11月，2006年6月。

29．按：王力在整个棋局里，仅仅是一只“马”；文革小组的人，在当年也戏称他是好出风头的“马谡”。

30．汪洋，“‘七二零’揪斗王力录音的回忆”，辑录原“百万雄师”回忆录《波澜岁月》，2002年印刷内传。

31．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32．同前注。

33．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34．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P50—5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35．“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辑于《七月风暴》（增刊之二）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1967年9月。

36．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联合编印，1967年9月增刊之一。

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P380—38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38．杨成武回忆，《微行——杨成武在1967》，P141。

39．按：2005年11月29日俞文斌与笔者讨论事件实质，坦然承认。同时也说：但是毛的文革全错了呀！

40．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荣根，2007年。

~~~~~

【血雨腥风】

## 文革期间发生在武汉的三大血案简述

• 彭祖龙 •

### （一）六·一七血案

时间：1967年6月17日中午开始

地点：汉口六渡桥孙中山铜像周围

“百万雄师”总指挥：刘敬胜，沈浩然

指挥部：江汉区委大院内

死亡人数：造反派当场死亡12人，后经抢救无效死5人，共17人。“百万雄师”二人。

由于资料在“7.20”后被刘丰军政府收去，所以，仅以下记录，供读者中知情人一一补充、完备。

#### 造反派

- 1，乔长远（汉阳枕木防腐厂）
- 2，余望生（一治）
- 3，胡双全（一治学生）
- 4，余成章
- 5，胡×祥
- 6，———

#### 保皇派

- 1，陈怀兴（长江航道局工人）
- 2，陈惠选（关山鼓风机厂工人）

#### 过程：

6.4公告后，“百万雄师”配合武汉军区撤销据点，工人回厂上班，学生回校上课，业余闹革命要求，在全市开始行动。首先，将在公安局静坐学生驱赶走，将在军区门前示威群众驱赶走，将强占的公共据点（如机关、宾馆、剧院、广播站）驱赶走。这个过程中，即和“工造铁军”和已解散的“工人总部”散兵游勇（时称“钢八师”）发生小型武斗。

据参加“6.17”武斗的“百万雄师”翻江龙头头彭汉洲自述：从6月5日至15日，十天中，武汉小型武斗不断升级，规模越来越大，军区支左指挥部在“百万雄师”占上风时，袖手旁观，占下风时，军队支左的宣传车、军人马上上前解围，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经十天驱赶，汉阳全部、汉口大部都被“百万雄师”广播站占领，后有九个大据点，（1）汽配、（2）武柴、（3）国棉三厂、（4）省新华印刷厂、（5）武汉橡胶厂、（6）中原无线电厂、（7）长办、（8）工造总司、（9）民众乐园，这些单位人多势众，一时拿不下。特别是市中心区“民众乐园”被“钢八师”占领，这些乌合之众没有头头，凡武汉市造反派观点的人都可以去，男男女女，混乱不堪，是资产阶级的藏污纳垢场所，若不拿下，影响极坏，同时对其它九个大据点无法清除，（所谓九个大据点，其实是七个造反派组织总部办公点，是经军区批准占用的，其中，“工造总司”占市文化局大楼办公）。

当时，汉口方面大部份被“百万雄师”占下，造反派工人不敢上班，而这九大据点中，保皇派的工人也不敢回厂上班，当时，市委、各区区委都被“百万雄师”占领，军区在各区都设有支左办公室，这样一来，“百万雄师”和各区支左办联合办公，按原中共武汉市委架构形成，江汉区委、区政府为“百万雄师”占领，旁边的江汉公园为“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汽车、战备物资供应集中地。当年，江汉区政府办公地点不够，将清芬路上一座大楼作为财政、贸易部门办公点，所以叫“财贸大楼”，财贸大楼内有区财政局、商业局、手管局、饮食服务公司等办

公地点，文革期间，大楼内办公照常进行，两派都照常在此上班。

经军方和“百万雄师”总部研究决定，先派人员进驻江汉区政府财贸办公室，（即财贸大楼、现在医药公司，当时内设江汉区商业局等机关）作为宣传点，理由是：响应中央号召，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请问这些下级单位工人进驻上级办公室内促什么生产，纯是借口）。然后再派人员进驻在汉口工艺大楼，由两方夹攻，迫使这些牛鬼蛇神滚蛋。当初，谁也未想到最后闹成大血案的，据“百万雄师”作战部部长刘敬胜05年同笔者一次谈话说：“按当时实力，武汉市那个点我要拿下，真不费吹灰之力，说实在的，只要中央给我两个军，我拿下台湾决无问题，当时（指6月17日），主要是军区胆子小，怕出问题，结果我们吃了大亏，死了两个队员”。

6月15日方案已定，军方和“百万雄师”先已侦查完毕，内部非武装人员已经进入门口，17日中午，全副武装的（手持长矛、大刀、匕首，头戴柳条帽）的230余名“百万雄师”保卫人员由汽车送入清芬路口，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当时，民众乐园并不知道这边有武装人员进驻，所以，未遇到抵抗，但不知怎么的，两边楼房上的群众，揭瓦片砸下来，如大雨一般，很快，我们队员有人受伤，打人丢瓦片的都是些群众，“我们不好下手，只好下车持长矛驱赶”，“我们驱赶时，他们跑，我们退回时，他们又丢石块向我们挑衅，弄得我们不好办”，此时形势对我们不利，我们的队员有不少混在群众中告诉我们快点撤，不然“民众乐园”内“钢八师”武装人员会出来助阵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赶快撤到楼内，并呼叫总部派人来增援，要军队派人来解围，不一会“民众乐园”果然出动不少手拿长矛、大刀的敢死队员冲进来围住财贸大厦，半小时后援兵到来，双方在铜人像前展开肉搏。

民众乐园当时情况虽是人多势众，但是都是些散兵游勇，未经训练，当中也有不少复员退伍军人，但指挥不力，和由部队训练的民兵肉搏时并不占上风。但“百万雄师”人员毕竟较少，后来增援几百人，部队也很快赶到解围。“6.17”造反派共死17人、重伤21人，当场死12人，后医治无效死7人，重伤60余人，“百万雄师”死2人。造反派人多为什么死这些人呢，原因是外援武装人员赶来时，因不了解战场局势，有两部汽车满载保卫人员开到铜人像转弯处时，汽车被“百万雄师”逼停，车上人员未下车，即被“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持长矛乱戳，死伤十分严重，（当时通讯不便），另有几个“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被抓进民众乐园，二人被当场打死，和被“百万雄师”杀死的尸首放在一起，人多手杂，后来尸首已分不清是那一方的，最后，由民众乐园指挥部，将另几个已投降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共5人找来，由他们辨认，并要他们用板车将这打死的二人送回“江汉公园”，拖尸首时，误认为是三人，所以拖出三个尸首，总部为了保证投降人员人身安全，派专人将这5个武斗人员安全护送到铜人像民族路口，因为那边是“百万雄师”领地，这五个人当时很听话，当保护人员撤离后，他们不知是怕被杀，还是什么原因，全跑了，所以三个尸首就遗弃在铜人像附近放了几天，其中一人是长航造反派队员×××。据说保皇派家属想收尸，但害怕被抓，一直未收。

当日武斗发生后，由于“百万雄师”处于劣势，所以半小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赶到，宣传车从中间一挡，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尽管部队出面，但石头、瓦片照砸下来。

据彭汉洲说，“实在无法，我们在当天夜晚撤出了财贸大楼，“6.17”我们损失很大，伤了不少战斗队员，党的好儿女，幸亏解放军来得早，晚一点还不知道成什么样”。

## （二）六·二四打“工造”血案

时间：1967年6月24日，清晨6时开始

地点：汉口大智路友益街16号，武汉市文化局大楼

“百万雄师”总指挥：汤忠云、陈文



指挥部：球场街武汉三十中内

死亡人数：当场死 28 人（其中女学生 1 人，少年 2 人），重伤员经医院抢救，一月后死亡人数未计数。

过程：

“6. 17”血案后，军方和“百万雄师”作了战斗总结，据“7. 20”后抓捕“百万雄师”头头张文、汪仕奇交待，“6. 17”后，武汉军区 127 部队派驻“百万雄师”张有富、杨爱忠连长总结战斗经验，首先肯定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震撼了“敌人”，“打乱了敌人企图阴谋颠覆共产党政权计划”，“宣传了群众，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让群众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伙匪徒挑起武斗并没有得到好下场的事实”……

最后，也有不少失误，失误原因主要是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造成的，建议大家回去好好重读毛主席著作，以便作下一次战斗准备。

据交待，大家回去认真地读了几遍毛主席著作，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6. 24”血案就在这个“有益的经验”下发生了。

总结认为第一：“不打无准备的仗”，“6. 17”本只是想返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并未想占据点，最多也只是想威慑敌人（防止他们挑起武斗，保护财贸大厦干部职工生命财产），所以未做作战准备，特别是没有敌情思想准备”，要知道在战场上，“谁对抗自己谁就是敌人”，“可是我们有些人认为那是群众，不敢下手”。

第二：“毛主席一贯主张先打弱，最后打强”，可是 8 个据点中最强的是由黑工总“钢八司”土匪聚集的“民众乐园”，人数最多、力量最强、亡命之徒最多，解放后，被人民打击最深，所以他们最恨共产党，和我们人死拼，是人民的死敌，而其它七个据点，都是正规登记批准的组织，尽管被敌人控制，但亡命之徒少，容易攻破。所以我们没有按毛主席作战方针，出现一些问题，牺牲了两个同志。

第三，毛主席一再提倡围攻阻援，以多胜少，而“6. 17”之战，我们是少数对付多数，更重要的是，“工造总司”派出五汽车铁军增援，我们都没有派人阻援，以致壮了敌人声威。

结论，放下“民众乐园”，暂不攻占，先攻“工造总司”，理由是他们派铁军五汽车参加了武斗，介入为“工总”翻案行列，他们虽是毒草派，但他们实际上和黑“工总”无什么区别，特别是“工总”许多逃亡的头头都躲藏在里面，我们以抓“工总”黑头头之名，先围而不攻，要他们交待头头来，逼他们撤退，若不听指挥，就进行强攻，经有关情报，工造总司铁军，全部调到“民众乐园”助威，总部并不设防，总部内没有大型武器，更无铁矛，水泥墙不易防范，容易攻入。

以上，即是“7. 20”后，参与“6. 24”血案武斗人员口供摘录。

其实，“6. 24”血案前，“百万雄师”早就有准备，并非口供所述。

陈再道将军军政府自“2. 18”声明后，得到“工造”、“三新”的大力支持，“工造”、“三新”属毒草派，所以和军区关系很好，没想到“3. 21”之后，军区抓了“工人总部”头头，引起了“工造”、“三新”不满，本想拉“工造”参加三结合夺权的要求被拒，双方关系分裂。拉拢“工造”夺权不成之后，军方就支持由民兵组成的“红武兵”支持自己，“红武兵”

首先就在“工造”内部造出事端，一是，绑架工造二号头头戴鹏（后被“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活埋于市委大院）；二是，策反“工造”内部，将原“工造”六号头头胡崇远策反，组成“新工造总司”，胡带走铁军200多名，（不过这些铁军未参加“6.24”攻打“工造”武斗），带走全市几万不明就里的“工造”队员集体参加入“百万雄师联络站”；第三，红武兵在公安局的头头汪仕奇掌管市消防处，消防人员借防火检查为名进入“工造”大楼内部，了解“工造”全部设防及动态，因此军区也和“百万雄师”对“工造”攻占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当时，“工造”头头始终认为，自己并不是“黑工总”，不是“反动组织”，军队支左应当保护自己，为“工总”翻案是政治思想问题、观点问题，军方和“百万雄师”不可能对自己下手，因为当时“工总”解散后“工造总司”就成了全市最大工人群众组织，全国每天都有人来访，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地军事部门院校、北大等天天有人访问，认为自己担当起代表武汉群众运动组织之首，不可能受到侵害，所以“工造总司”不设防，认为自己若设防就是准备武斗，影响不好，至于铁军，那是作保卫工作的工作人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6.24”日工造内部大概有220人左右，其中铁军保卫人员50几人，办公人员30几人，其余全部是全市被“百万雄师”打得不敢回家的人，还有些是外省、外县来访问的，无家可归来避乱的，都是些老弱病残，总部头头各忙个的，也并未有作打架的准备。当时，“工造”隔壁是“武汉市无线电天线厂”，大家知道，当时无线电是国家控制的，所以该厂有几十名军代表，“工造”后面是武汉军区后勤部营房处，周围都有部队，思想中没有敌情观念，没有认真学好毛主席著作，使“工造”人未想到的是这些亲人“解放军”出卖了自己，当天“百万雄师”方作了充分准备，组织7800余名武斗人员，号称1.6万人以安慰参加武斗人员和家属，汽车500多辆，消防车7辆，总指挥部设在汉口球场街武汉第30中学二楼教室内，机动汽车由汉口汽车二站负责，为防止万一，另有3000名机动武斗人员备用，为防止援救口突破，离“工造”二百公尺内的道口，全部用装有铁板、砖头的大卡车横在路口，市内交通全部阻断（铁路、火车除外）共设三道防线，由于军人指导，一切都很专业。另各工厂医务室组成急救站，从市急救站调救护车两辆，救护受伤队员，总指挥由“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队长汤忠云和江岸区二号头头陈文担任。清晨4时左右，有人发现周围街道有重型卡车装满砖石，横在路口，所有通往“工造总司”的道路全部被堵。市内交通中断。

6时开始，“百万雄师”叫战，广播促“工造总司”：“（1）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2）“将五类份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3）“将抓进去进行酷刑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4）“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

针锋相对的广播员朱庆芳等控诉“百万雄师”、陈再道……放革命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8时开始，市公安局消防处消防车开来几部，开始向“工造”大楼喷水，在狭长的老街上几个水龙头向“工造”喷水和当年电影中向罢工工人喷水一样。

本文不想描述血腥场面，四十年后，重提这些让人伤心。10点后，“百万雄师”战斗人员缩小包围向“工造”大楼内抛石头，“工造”内已准备了大量石块予以回击。毛死后，陈再道将军和湖北省委、市委、党史、市志、文艺创作对这一事实，作了另一种描述。

“元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将武汉地区发生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电报全文如下：

最近，武汉市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11时，强攻不下，“百万雄师”开汽车将“工造”大门撞开，准备杀入。

12时，仍未攻下，突然事件发生变化，内部情况一直至今也未弄清楚（这是军事秘密），“工造”后面无线电厂军代表突然将工厂大门打开，二十辆汽车全副武装的支援“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工造”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已看大势已去寡不敌众，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可怜广播员朱庆芳，小姑娘那见过这个场面，连忙下跪求饶，举手投降，按战场法则，不杀俘虏，可才16岁小女孩被几个优秀“共产党员”杀死。“7.20”后，造反派公检法上台，根据攻打“6.24”凶手内部检举揭发，根据本人交待杀死朱庆芳的其中有武汉肉联杨喜×、何启×二人，（因二人还在世，时隔四十年，已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因此不记全名，二人杀害“工造”头头王明杨的凶手余少卿（已死，粮食局）、杀害“工造”头头戴鹏的凶手汤忠云（已死，市渔业公司）），造反派法官将材料一一写好送交军区，按中央“六六通令”严惩。

被武汉军区刘丰将军以运动后期处理为由，可至今凶手逍遥法外，死者及活着的人心中不甘。

“7.20”后审讯“百万雄师”武斗负责人知，攻“工造总司”预备会开了三次，都在汉口三十中学内召开，除驻“百万雄师”联络站，127部队军代表（穿便服）参加外，独立师也来二名军官旁听，他们没有发言（估计意见通过军代表转达）。

当时指导思想是对“工造总司”只驱赶，不占领，不到万一不动武器，能吓跑最好，为了万无一失，这次遵照毛主席的战术思想先用优势兵力，十倍于敌的气势、排山倒海的声势，让敌人缴械投降为上策，为此，总共动用1.6万武斗人员，保证万无一失，让所有参加围攻的工人和家属心中放心。

“工造”内部只有217人，用得着运用这么多人吗。“7.20”后审讯得知这数字太失真，按当时军队想法，十倍于敌的阻援部队是取胜先决条件，当时总部决定一线（外围）赌23个口，每口定150—200人，那么就按200人算，另数也不超过4600人，二线中间赌7个口，每口定员500人， $7 \times 500 = 3500$ 人，前线二个敢死队80人，前锋800人，总共880人，全部加起来只有9000人，加上医务人员、后勤人员，实际不应该到一万，可是毛泽东死后，说造反派报复这些参加武斗人员，打死600人、打残6.4万、死伤18.4万未免不符合事实。

按“7.20”后审讯记录，杀人的主要是两个敢死队的人，他们是肉联和江岸车辆厂复员军人，80%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工造”失陷，血腥场面笔者免述。

当场杀死28人，杀死“工造”负责人联络部副部长王明杨，杀伤“工造”负责人、宣传部长彭祖龙、保卫部部长严志斌、广播员姐妹俩朱庆芳、朱庆玲，一死一伤，姐姐朱庆玲肠子被勾出、致残。杀人后，凶手全部撤出，好奇群众涌进“工造”大楼，看到遍地尸首，不少人都目睹了这一场面，相信还有目击者还在人世，可以作证。

从8时起，“工造”等，包括全市各兄弟组织、中央在汉单位都向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求救，“工造总司”现场负责人彭祖龙和军区、人武部分别通过几次电话，对方答复马上派军队来解围，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未回，最后一次电话答复更令人不解，军区说，“我们派的部队进不去，被他们阻止了，你们最好举上白旗撤出来，他们不会杀你们的，不要和他们发生武斗，以免出现流血事件”，（笔者亲自通过三次电话），再后，军区电话打通了，一直无人接听。

此时，孤立无援，但全国电话都来了，包括北京、上海、郑州、成都、太原，了解武斗进展，安慰我们坚守到底，他们保证向中央反映，让党中央出面解围。可见消息是一些市民通过私人电话（单位公用电话）传出去救援的

当时，武汉电话局军管，我们电话全部被监控，武汉电报发不出去，“7.20”后才知道，武汉气象台电报畅通，武汉市气象台将全部武斗情况每小时向北京传输一次，由北京有关单位向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估计当时陈再道收到中央的电话（可惜当时的党中央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党不算数）。所以说“6.24”血案陈再道并封锁不住，而且当天“百万雄师”还开展了两个战场，一个在武昌，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理由是他们抓了“百万雄师”政参部部长蔡俊善，另一个是攻打汉阳轧钢厂。这就是“6.26”中央来电原委。

“7.20”后，造反派翻案，将杀人凶手一一查出，但刘丰军政府当权，将全部材料收走，理由是这些人并不是一刀杀的，怪谁都不合适，留到运动后期处理，这就是历史。

“工造总司”三楼装有市文化局委托保护的在扫“四旧”时，由红卫兵在全市没收的古字画共5700余幅，大部份被破坏、丢失。

凶手撤出后半小时，离武斗开始已六个小时，武汉军区宣传车赶到，宣传车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6.6通令”，当车开到汉口吉庆街口时，愤怒的群众用石块砸宣传车，最后人们烦了，将汽车推翻，车上军人跑了，过了不一会，“百万雄师”再次进入“工造”，将参观人全部赶出，抬走尸体，另外，部份持长矛解救部队宣传车，这就是陈再道将军的自述中，部队受到围攻时，多是“百万雄师”解救的实例。是“7.20”后查明，抬下死者共31具，抬到街口时发现，有三人还有气，还未死，于是丢下，进火葬场共28具尸体，后经有人认领者共23具人（戴鹏除外，另有5人查不出姓名，也无人认领，估计是外地人，后只在冷柜中找到6具尸体，照了像，其它人无死者尸体照片）。

“7.20”后，“工造总司”千辛万苦，将已查到的23人照片登出，另一些资料正在收集，不幸的是，当准备登第二批照片时，8199部队赵奋派人到“工造总司”，不准再登这些照片，据部队首长说，中央有令，不准登有关杀人的相片，因为这些只会给文化大革命抹黑，防止敌人将资料传到国外造谣，污蔑文化大革命，另一个是容易挑起两派仇恨，不利于做“百万雄师”群众的转化工作，因此，除这一期外，第二期照片资料无法登出。后又经多次抄家，资料已难找回。

“7.20”后，7月30日上午，驻无线电厂解放军代表3人到“工造总司”赔礼道歉，人死了这么多，就行三个军礼，此时，“工造”有个人胆子大（现忘其名），上前二耳光打到为头的那个“亲人解放军”脸上，这军代表马上脱下军帽，二脚并齐，二手垂下，头低下来，一句话也不说，连接着又被打了二耳光，工造头头连忙上前扯开、制止。

这真是一种不幸，一种解放军光荣历史上的一种耻辱，一个污点——怪谁呢。

四个半钟头后，三部高级轿车到汉口友益街16号，停在“工造”门口，车上有三位气度

不凡的军官，每个军官旁边都有卫兵，门卫通知总部办公室，“武汉军区首长要求接见‘工造’负责人”，工造内部一阵骚动，以为打了“亲人解放军”肯定闯了祸，不想三位首长满脸笑容的走进办公室同大家一一握手，说明来意是代表武汉军区，因支左不力，犯了错误来向“工造”和“工造”6.24血案受害家属道歉的，此时当然没有人敢打他们，但工作人员和群众滔滔不绝地控诉军队当时支左不力，造成血案事实，军区首长满怀同情地眼神静心倾听多时，工造头头们礼貌地阻止继续诉苦，三位首长到底是什么级官，当时因很少接触，也无心情来记下姓名，加上此时正值军区换防期间未加细述，后一一送别，三人向“工造”头头行军礼，后来猜想，可能挨打军代表回去向上级汇报后，武汉军区认为无线电厂军代表道歉可能级别太低，引起“工造”愤怒，所以派高级首长到“工造”来道歉，估计是军长、师长一级，因当时军区首长和士兵衣着相同，无法分辨，除高级轿车（当时一般军官坐吉普车无卫兵、秘书）。

以上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真实事件如实记下，以示读者了解真实的武汉文革。（“工造”接待头头名字隐去，已防后患）。

### （三）七·一五大血案

正如军方和“百万雄师”按毛泽东军事思想分析的那样，“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时，驻民众乐园铁军和钢八司妄图声援，都被“百万雄师”外围阻隔，不能入内，他们将装满钢板、砖头的卡车断绝了所有通向“工造总司”的市内道路，战斗非常专业化，对驻民众乐园的造反派真正起到威慑作用。6月25日，民众乐园和其它九个据点全部撤出汉口城区，武昌大部份也被占领，造反派唯一能活动的范围只剩下武昌几所大学，武昌各高校路口也设有路障，从6月24日至7月14日这二十天，全市风平浪静，特别是中央对武汉“6.24”日流血事件所发来的电报：“6.26”电报后，（6.24日，百万雄师同时也在武昌水运工程学院围攻，称要营救一个叫蔡俊善的头头，打伤不少学生）“百万雄师”表面上平静了一下，因“6.24”他们全胜，为避开中央批评，所以暂无武斗发生。

7月16日，是毛泽东在汉游泳周年纪念，高校学生想借这一机会到武昌江边游泳，横渡长江。估计这一理由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不好拒绝，如果出现血案，可能毛泽东本人也会注意。并作了准备，印制了标语、横幅。此时，“百万雄师”胜利者也想借机游泳，横渡长江。军区一看，这两派到武昌江边游泳，肯定会发生武斗，中央“6.26”电报对军区压力很大，再发生流血事件，不好向中央交待，所以军区派叶明副政委出面做“百万雄师”工作，认为你们已经是胜利者，学生16日来游泳你们不要同时搞，哪知胜利了的“百万雄师”此时也不一定听指挥，坚持要16日搞，经军区首长叶明亲自做工作，决定“百万雄师”15日提前搞，照样显示忠于毛主席，就这样，消息传到高校，高校学生们压抑的气不打一处出，“6.24”后，所有造反派都不敢到汉口活动，汉口地区造反派群众更是盼望自己的亲人过来，所以最后决定乘“百万雄师”15日渡江之机，游行到汉口，给受压迫造反派鼓鼓气，标语口号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打倒陈再道”、“工总翻案，老保完蛋”、“造反派永立江城”的口号。

从华中工学院步行到汉口，全长二十余公里，包括返回，共40公里，80华里，完全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学生唱着革命歌曲，鼓着勇气，在烈日下前行，真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革命热情。7月15日，是武汉最热天气，同学们顶着烈日游行，游行队伍全长三公里，沿途群众水果、茶水、鼓掌夹道欢迎，真有点电影里在“白区”游行的味道，那情景，如今武汉市民都记忆犹新（当然指支造的老百姓）。

游行队伍一路顺利，学生、群众流泪的脸这真可拍成电影，但问题出现了，当游行队伍返回武昌经过汉口电车公司门口时，突然电车公司内“百万雄师”“闪电兵”武斗队冲入游行队伍，

说队伍中混有“黑工总反革命份子”，一时队伍大乱，实际上被指的这个“黑工总反革命份子”是华工校工王兴武，并不是市区工厂工人，但“百万雄师”“闪电兵”硬要强行将他抓走，自然游行同学不同意，一时拉拉扯扯开始，“闪电兵”越来越多，游行学生也是有备而来，早已通知保卫人员，很快，学生中大个子、大块头组成的保卫人员在队长李长亮的带领下，赶到现场，上前围起王兴武不让拉走，双方发生武斗，此时，电车公司楼上砖头像雨点一样向下，由于此处正值铁路路口、街道狭窄，很快一些女同学头被打破，但都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

此时队伍已大乱，男同学冲在前面，双方用拳头打斗，最后，电车公司内“闪电兵”拿出长矛、大刀赶来，一时同学害怕，到处逃窜。当时，电车公司对面是宿舍区，学生为保命纷纷逃到居民楼，要求避难。

半小时后，十几辆满载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将周围街道全部封锁，到处追杀没有地方躲的学生，另一些就挨家挨户搜查，所谓“挑起武斗”“打死、打伤电车公司女职工，侮辱路过妇女，又打伤正在上班的老工人的杀人凶手”。

原来，当天百万雄师在武昌中华路举办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活动，军区和“百万雄师”为了安全起见，将全市武装保卫人员全部集中到武昌中华路（下水处）、汉口滨江公园（起水处）二处保卫安全，当时“百万雄师”有六大武装集团，他们分别是：闪电兵（刘天喜）、翻江龙（彭汉洲）、霸王鞭（×××）、雷达兵（×××）、反到底（学生，叶跛子）等，其中，电车公司是闪电兵总部，当天大部份人都调到江边，守在电车公司的不到五十几人，“7. 1 5”血案并不是“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像“6. 2 4”）那样策划的，当时，当游行队伍游到电车公司门口时，对胜利者“百万雄师”来说，认为这就是一种挑衅，敢在老子门口游行喊口号，口号中，笔者不敢担保没有同学喊“打倒陈再道”或“公鸡下蛋，老保完蛋”的口号，本来双方就对立，双方火气都大，人人为火上加油，有一个年纪大的人在队伍中，“百万雄师”认定，那个人一定是“黑工总”的反革命成员，（当时军政府认定“工人总部”为反动组织）所以尽管只有五十几人的电车公司“闪电兵”敢冲进队伍抓人，由于游行学生占多数，闪电兵占了下风，挨了打，人未抓走，最后拿出长矛、大刀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弄得队伍大乱，学生逃窜，紧接着，电话告知指挥部，百万雄师作战部部长刘敬胜和副部长汤忠云在汉口滨江公园马上调人援救。

汤忠云调来的武斗人员来后，学生已经逃散，于是汤下令，全部包围，各街口设堵阻援，要捉拿凶手，师出有名，当然就是前面所说，将电车公司派去评理的“老工人打伤”、“挑起武斗，打伤女职工”、“打伤儿童”、“打伤正在上班的老工人”之类的。党一贯教导的政治“标准语”。

搜查并不顺利，哪家没有儿女上学，同情学生的人比较多，此为其一。第二是居民并非都是“百万雄师”观点的，有些中间派什么都不怕，不准进屋查，因此发生打斗，“百万雄师”不敢用刀对付这些人，另外还有人本身是造反派，又不是头头，是群众，也不许进屋搜，有些屋根本不开门，除五类份子害怕不敢藏学生外，“百万雄师”观点的居民尽管自己不藏，但也不敢检举，（除少数保皇派观点检举外，大部份不检举，不收藏。）所以搜查一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搜查出的学生200余人集体到电车公司，大个子关进大会议室，块头小的关进食堂，先放块头大的边打边审问是否保卫人员……此时，区公安局出面审讯学生，要他们承认挑起武斗的责任，交待后台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恶人先告状，以便把审讯材料交到中央，证明自己是受害。当时，一治一个叫黄继元的工人，手制了一把木手枪，平时用来吓唬人，这一次被副局长抓住，以反革命持枪杀人犯被捕（见上图左侧照片），“百万雄师”和硚口区公安局连夜审讯并照出的照片，7月17日在汉口电车公司开展照片展，说“7. 1 5”造反派杀人和破坏电车公司物

品，阻碍公交秩序的事实，此时，正值毛在东湖处理武汉事宜时。

毛泽东死后，这一段被武汉军区和保皇派党委描写成另一样的历史。党史、市志、文艺制作，大量印制，武汉市文革的真实历史，经过四十年的颠倒宣传，历史完全颠倒了，希望读者认真保留好这份资料，一百年后，它可能是无价之宝。

军区和党的工作者、史学家是这样描写历史的，“7月14日，毛主席到汉，江青“四人帮”马上派王力从四川赶到武汉，秘密会见湖北的帮派体系，在武汉挑起大规模的武斗，最后把责任推给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

请问，毛主席来汉谁都不知道，连陈再道都不知道，怎么武汉帮派体系知道了呢。如果真知道，他们会在烈日下步行三十公里到汉口游行吗？如果知道有中央代表在汉支持自己，一天时间，武汉就会变天，政治并不秘密，今天是你的天下，明天就可能变成别人的天下，武汉几百万人的心，并不都支持陈再道，武汉并不是“百万雄师”的天下，请看7月23日中央一广播，陈再道、“百万雄师”土崩瓦解，中央并没有派一兵一卒，变天的还是武汉当地人嘛。

更可笑的是，硬说“7.15”学生游行，是江青指示叫搞的，说江青派王力到武汉，勾结武汉帮派体系，挑起大规模武斗，那么，毛泽东死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在武汉调动二十几万人组成的专案组，并设立二千二百个私设监狱，（五不准学习班），几万人被关进隔离反审牛棚，要造反派一件件、一桩桩谈清楚时的专案组，为什么没有查出王力到汉勾结的事实，五年清查花了多少人力物力，省、市当局至今拿不出一条武汉帮派体系和“四人帮”有联系的公开的、秘密的证据，这怎么有脸向全市几百万老百姓、几十万党员交待。这难道不能称为千古冤案吗。江青、王力到底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武汉的谁讲过话、接过头，为什么一直查不出呢。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可能是这一幅幅标语感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并不是吃干饭的，他的秘密人员说不定就在游行现场，陈再道将军的一言一行，毛泽东都了如指掌，并非什么“王力背着毛主席，乖乖其主子“四人帮”的黑指示，勾结武汉帮派体系，挑起大规模武斗这样的童话故事，糊弄得了的。”

“7.20”事件，毛泽东下决心支持了造反派，正因为如此，“7.15”血案才在毛的支持下查得水落石出。原来，“百万雄师”包围搜查后，将王兴武查出杀死，另又杀了几人，为了毁灭罪证，将这几位同志遗体埋于东西湖，东心农场桃树林中，“百万雄师”农民总部所在地。至于块头大的被打伤、打残，因现已无资料可查，再说时过三十几年也过了诉讼期，笔者没有办法一一调查，相信“春回大地花自开”，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真像大白于天下。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